



10713

東坡集卷之八

策問

私試策問八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
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
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
彭茅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
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旣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
亡國乃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一

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
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
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
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
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
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
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
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
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旣誅無遺類

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以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二

私試策問第二首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入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爲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三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

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註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
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
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東坡集卷八

策問



私試策問第三首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以是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咸邊用東北之人糶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邱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讐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私試策問第四首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兩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簋簠之高下適與人均今上木之像旣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緼主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私試策問第五首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旣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私試策問第六首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眩亂而惑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私試策問第七首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面而輒以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私試策問第八首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
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
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旣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
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楊荀卿譏
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
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
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
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
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荼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有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覈天下之情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主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辨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嘗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羗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國學秋試策問第二首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日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問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浸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投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竄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意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試館職策問第二首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卓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七

試館職策問第三首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携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孰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於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實興於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尙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圍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旣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

而發焉

省試策問第二首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

東坡集卷八

策問

六

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省試策問第三首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情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當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省試宗室策問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有若詒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爲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愼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於篇以俟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三

採擇

策問第二首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
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并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
者闢不譏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
義爲農桑之政計戶口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無益有擾
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東坡集卷八

策問四

三

策問第四首

問聖人之治天下使風淳俗美者莫善於樂也去聖既遠咸莖韶
濩間無遺聲所可見者周之制而周官苦戰國附益傳籍出暴秦
之煨燼其記載亡幾又復駁異難較雖傳稱神瞽考中聲以立鈞
出度則律先於度周官由嘉量然後見聲則量先於律傳載先王
作七聲而周官之法則曰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
則聲止於四而闕其三律同其三而異其二至於其間雖有制度
反復可見而先儒說釋又加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通其音果和
耶圖極兩統皆有所避其法果當耶法之二三樂不可正後世雖
欲淳天下風美天下俗將何以哉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三

策問第五首

問漢皇嘗言吾運籌得子房給餽餉得蕭相國而攻取以韓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則諸臣就功宜無與三傑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守關爲第一是亦宜矣於功次宜在子房韓信而良位乃居六十四信復不爲位次乃用曹參次何功出信下則高祖當言戰必勝攻必取在參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噲酈商灌嬰非次參爲諸公上宜若未安也如張敖奚洎斬歙王吸薛歐蟲達輩非無顯功於世而先諸公何謂也且書冊血盟山河金人宜其次功無輕重差繆乃可以安天下雉僕而無怨謀豈張奚輩大功在世而難於料耶不然何甚也又高祖始封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及文景世諸侯號爲強盛乃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終七國謀讜議者常咎高皇封國過制使然耳周禮公五百里蓋不啻三四萬戶矣奚至卒長久安寧而漢易爲閑隙耶

策問第六首

問春秋之法變古則譏之復古則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則亂矣觀秦漢之治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卒以是至於敗亂者有由然矣雖然由秦漢而下距至今去古愈遠幸一旦思復則又懼牽制泥古之失否則春秋之所譏然則果復之爲可耶抑亦從時之變爲可也幸究微以要聖人之中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三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圍於河之壻者三晉爲多而魏又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尙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以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

東坡集卷八

雜策

五

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知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切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切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設於梁雍之間切淮泗既平而衡漳泮水伊洛灋澗之屬

亦從而治濬猷滄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充州作
十三載而岨夷既畧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
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
之要且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堤防激而
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
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
衰其理然也

東坡集卷八

雜策

三

修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徃徃增

置歷世沿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各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羸尙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尙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評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

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東坡集卷八

雜策

三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於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

東坡集卷八

雜策

三

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六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於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駉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大子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譏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

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慚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振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儉

東坡集卷八

雜策

語

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搢脫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

東坡集卷八

雜策

三

不爲也今秦蜀之地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柰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飢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裘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

人之過也

東坡集卷八

雜策

三

私試策問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
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
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益用輕重相
持當安所折衷使远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
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
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
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
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

也願聞其詳

東坡集卷八

策問

三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猷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卽位改元於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羗戎未敘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東坡集卷八

策問

策問

